

进步的迷思：当代古典主义对现代主义建筑美学的批判

黎江波

衢州学院

DOI:10.32629/bd.v9i5.4458

[摘要] 现代主义建筑以线性进步史观为核心,主张通过与传统决裂来创造工业时代的新形式。20世纪末兴起的当代古典主义理论对这一进步逻辑发起了猛烈的批判。波菲里奥斯从本体论角度论证古典主义是“建造本体论本质”而非可选风格;克里尔提出古典建筑的“完成性”理论,否定进步概念在建筑领域的适用性;斯克鲁顿从哲学美学角度辩护永恒美学原则。本文揭示两种建筑观的根本分歧,并在批判性反思当代古典主义理论张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其对当代建筑实践的启示。

[关键词] 当代古典主义; 现代主义; 进步美学; 建筑哲学

中图分类号: TV 文献标识码: A

The Myth of Progress: Contemporary Classicism's Critique of Modernist Architectural Aesthetics

Jiangbo Li

Quzhou University

[Abstract] Modernist architecture, centred upon a linear progress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dvocates creating new forms for the industrial age through a break with tradition. Contemporary classicism theory, emerging at the clos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launched a fierce critique against this logic of progress. Porfirios argued ontologically that classicism constitutes the ‘ontological essence of building’ rather than an optional style; Krill proposes the theory of classical architecture’s ‘completeness,’ rejecting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concept of progress in the architectural domain; Scruton defends eternal aesthetic principles from a philosophical-aesthetic perspective. This paper reveals the fundamental divergence between these two architectural worldviews. Building upon a critical reflection of the tensions within contemporary classicist theory, it further highlights its implications for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al practice.

[Key words] Contemporary Classicism; Modernism; Progressive Aesthetics; Architectural Philosophy

引言

20世纪建筑史的主流叙事以“进步”为核心线索。现代主义建筑运动以“与历史决裂”为旗帜,将“新”确立为最高价值。勒·柯布西耶、沃尔特·格罗皮乌斯、密斯·凡·德·罗等现代主义先驱共同构筑了一个进步神话:建筑应当摆脱历史样式的束缚,创造属于工业时代的新形式。然而,20世纪末兴起的当代古典主义建筑理论对这一进步史观提出了根本性质疑。波菲里奥斯、克里尔、斯克鲁顿等理论家从不同角度系统批判了现代主义的进步逻辑。他们主张古典主义不是可选择的历史风格,而是建造本质的表达;进步概念本身不适用于建筑领域;建筑应当追求永恒品质而非时代性的标新立异。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当代古典主义对现代主义进步美学的理论批判,揭示两种建筑观念的根本分歧,并反思这场论争对当代建筑实践的深层启示。

1 现代主义的进步神话:时间、技术与普遍主义

现代主义建筑的核心信念可以概括为一种“进步美学”:建

筑应当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与传统的断裂来创造属于工业时代的新形式。这一美学立场建立在线性时间观、技术理性主义和文化普遍主义三个理论预设之上。

现代主义将“与历史决裂”视为其根本使命。柯布西耶在《走向新建筑》中宣告:“我们的时代正在每天确定自己的风格”^[1],格罗皮乌斯宣称“现代建筑不是民族问题,而是时代问题”^[2]。这种线性时间观将历史理解为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每个时代都应创造出超越过往的新形式。吉迪恩在《空间、时间与建筑》中将现代建筑描述为从文艺复兴以来建筑发展的最新阶段^[3]。在这一叙事框架中,古典、哥特、巴洛克都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现代建筑则是工业时代的必然表达。这种线性时间观赋予“新”以绝对的价值优先性。卢斯在《装饰与罪恶》中将装饰等同于文化退化,密斯的“少即是多”、格罗皮乌斯的标准化,都建立在同一种进步史观之上。原创性因此成为最高价值,建筑被置于时尚化的逻辑之中,必须不断“更新”以免落伍。

现代主义将建筑真理归结为功能与技术的理性表达。“形式追随功能”这一源自沙利文的格言被奉为不证自明的原则。柯布西耶认为古典建筑的柱廊、山花、装饰都是“谎言”，因为这些元素在钢筋混凝土结构中已经失去了构造必然性^[4]。真正诚实的建筑应当暴露结构、展示材料本性。格罗皮乌斯在包豪斯强调“艺术与技术的新统一”，认为工业化生产的标准构件代表着时代精神。密斯的范斯沃斯住宅和西格拉姆大厦将钢与玻璃的材料特性发挥到极致。这种功能主义真理观预设了建筑与工业技术的同一性，传统形式因无法体现工业逻辑而被判定为“不真实”。

2 进步的解构：当代古典主义的本体论反驳

当代古典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批判始于对“风格”概念的根本质疑。1982年波菲里奥斯主编的《古典主义不是一种风格》特刊的出版，标志着这一理论立场的正式确立。波菲里奥斯的核心理论具有颠覆性：古典主义不是历史上可供选择的众多风格之一，而是“建造本体论本质”的表达，是“建造和居住的基本知识的总和”。这一论述将古典建筑从历史化的风格谱系中解放出来，赋予其超越时代的本体论地位。

波菲里奥斯认为建筑的根本问题不是“如何表达时代精神”，而是“如何建造”这一永恒命题。建造活动受制于物理规律——重力与支撑、承重与跨越、材料的特性与限制——这些规律在古代希腊与当代社会中并无二致。古典建筑之所以历经千年而不衰，是因为它准确揭示了建造活动的内在逻辑。以古典柱式为例，柱式系统不是装饰符号，而是石材建造逻辑的类型化表达。波菲里奥斯强调建筑知识不是通过技术创新而线性积累的，而是通过对传统的深化理解而发展的。放弃传统意味着知识的断裂与遗忘，而非进步。

莱昂·克里尔将反进步立场推向极致。在《建筑：选择还是命运》中，克里尔提出：“对于古典建筑师来说，进步和创新的概念并不存在，因为古典建筑已经在坚固性和永久性、美和实用性方面彻底解决了其技术和艺术问题”^[5]。这一表述不仅否定了现代主义的进步逻辑，更从根本上质疑“进步”概念在建筑领域的适用性。克里尔质疑：在这些根本问题上，现代主义真的取得了“进步”吗？他以大量实例论证，混凝土框架结构无法像石砌墙体那样持久，玻璃幕墙造成能耗激增。技术的“新”不等于建筑的“好”。

克里尔进一步质疑将进步观念强加于建筑本身是否合理。他反问：艺术是否需要进步？从托托到毕加索的绘画演变是进步吗？克里尔认为，将进步观念强加于建筑，本质上是将自然科学的发展模式错误地套用于人文艺术领域^[6]。真正优秀的建筑应当追求永恒的品质——美、和谐、适用、持久。帕特农神庙、万神殿、圣彼得大教堂在各自时代都达到了建筑艺术的高峰，我们无法说其中哪一个“更进步”。

罗杰·斯克鲁顿从哲学美学角度为当代古典主义提供了更系统的理论支撑。在《建筑美学》中，斯克鲁顿反对现代主义的功能决定论，主张建筑美具有超越功能与技术的内在价值。他认

为“和谐、比例、秩序”等古典美学原则植根于人类感知的普遍结构，不会因时代变迁而失效^[7]。针对现代主义的“诚实”教条，斯克鲁顿指出，所谓暴露结构、真实材料的主张实际上是一种粗鄙的字面主义。建筑的真实性的不在于物理构造的直白展示，而在于通过形式表达人类居住的意义。

3 哲学的分歧：两种建筑观的根本对立

现代主义与当代古典主义的对立，实质上是两种根本不同的世界观在建筑领域的投射。首先，两种建筑观在时间哲学上的分歧构成了最基本的理论对立。现代主义秉持线性时间观，将历史理解为不断向前推进的过程。柯布西耶、格罗皮乌斯的论断都展现了这种时间观：历史是单向度的进程，建筑必须与时俱进。这种线性时间观使得建筑沦为时代的表征物，原创性因此成为最高价值。与此截然相反，当代古典主义持永恒循环的时间观。克里尔明确指出，建造的根本问题并未因工业革命而改变。在这种时间观中，历史不是线性进步的过程，而是人类智慧不断积累与传承的循环。古典原则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们揭示了建造活动的永恒规律。

其次，两种建筑观在理论层面的分歧同样是根本。现代主义将建筑真理等同于技术理性的显现，“形式追随功能”意味着建筑形式应由结构逻辑与使用需求直接推导。这种真理观预设了技术决定论。当代古典主义则从根本上拒斥这种狭隘的真理观。波菲里奥斯指出，建筑真理不在于材料的新旧，而在于对建造活动本质的理解^[8]。古典柱式不是“虚假装饰”，而是将重力、承载、韵律等建造要素类型化的智慧结晶。斯克鲁顿进一步指出，现代主义所谓的“诚实”实际上是一种粗鄙的字面主义。古典建筑通过“模仿性阐释”表达了人类居住的深层意义，这种象征性的真实比钢筋混凝土的裸露更接近建筑的本质。

再者，两种建筑观在知识论上的分歧揭示了对建筑学科性质的不同理解。现代主义将建筑知识类比于科学知识，认为建筑学应当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不断创新来积累进步。技术的更新被视为知识的增长。当代古典主义则主张建筑知识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智慧而非科学知识。波菲里奥斯强调建筑知识是在长期实践中逐渐积累、世代传承的经验智慧。克里尔指出，现代主义在强调创新的同时，实际上造成了知识的断裂与遗忘。传统工匠掌握的技艺，在现代主义的工业化进程中被系统地遗弃。技术的“进步”伴随着技艺的失传。

4 批判的批判：理论反思与当代启示

当代古典主义对现代主义进步逻辑的批判，其理论贡献首先在于解构了20世纪建筑学的主流叙事。波菲里奥斯、克里尔、斯克鲁顿等人的理论工作揭示，所谓历史必然性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建构。这一解构工作打破了现代主义话语的垄断地位，使建筑师重新获得了选择的自由。

当代古典主义的批判揭示了“进步”概念在建筑领域应用的局限性。克里尔对“完成性”的论证、斯克鲁顿对永恒美学原则的辩护，都指向一个根本问题：建筑学是否真的适用进步模型？与自然科学不同，建筑学的核心问题并未因技术进步而改

变。人体尺度没有“进化”，对庇护的需求没有“升级”，建筑所服务的人性基础是恒定的。重新审视“进步”的有效边界，有助于建筑学摆脱技术决定论的束缚。同时，当代古典主义为建筑文化多元性提供了理论基础。现代主义的普遍主义立场本质上是一种文化霸权，导致了地域建筑传统的系统性消亡。

然而，当代古典主义理论本身也存在需要反思的内在张力。克里尔关于古典建筑“完成性”的论断，虽然有力地质疑了进步论，却也带来了封闭性的风险。如果古典建筑已经“彻底解决”所有问题，那么建筑师还有什么创造空间？建筑实践的复杂性在于，新问题确实会不断出现，古典传统未必为所有这些问题提供了现成答案。与此相关，当代古典主义的反进步立场与当代技术发展之间存在难以回避的现实矛盾。传统石材建造在当代劳动力成本、建造周期等方面确实面临限制。如果古典主义无法与当代技术条件兼容，它是否只能成为少数精英项目的奢侈选择？

尽管存在这些理论张力，当代古典主义对当代建筑实践仍具有重要启示。首先，它提醒建筑师警惕任何形式的“唯一真理”论。建筑的复杂性要求我们保持开放态度。其次，当代古典主义有助于建筑师理解“进步”的有限性与相对性。技术的进步不自动等于建筑的进步。在某些方面，传统技术确实具有优势。再次，当代古典主义强调尊重传统建造智慧的价值。波菲里奥斯关于“建造和居住的基本知识”的论述提醒我们，传统不仅是形式的宝库，更是智慧的源泉。在可持续性日益重要的今天，许多传统建造技术正在被重新发现，这恰恰印证了克里尔的洞见。

总而言之，当代古典主义论证了建筑多元性与批判性对话的必要性。当代建筑实践需要不同立场的共存与竞争。建筑师的任务不是站队宣誓效忠某一流派，而是根据具体项目的条件与目标，选择最合适的策略。波菲里奥斯、克里尔、斯克鲁顿的

理论价值，不在于他们提供了可以直接套用的设计方法，而在于他们提出了重要的问题，迫使建筑学界重新审视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信念。正是在这种批判性对话中，建筑学才能避免僵化，保持活力。

[课题]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项目“罗杰·斯克鲁顿建筑美学思想研究”[25YJC760047]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勒·柯布西耶.走向新建筑[M].陈志华,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211,245.

[2]GROPIUS W.The New Architecture and the Bauhaus[M]. London: Faber and Faber,1935.26.

[3]吉迪恩.空间·时间·建筑[M].王锦堂,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171.

[4]PORPHYRIOS D.Classicism is Not a Style[M].London: Architectural Design,1982.16,18.

[5]KRIER L.Architecture:Choice or Fate[M].Windsor:Andreas Papadakis Publisher, 1998.p.155,189,201.

[6]SCRUTON R.The Aesthetics of Architecture[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p.198.

[7]SCRUTON R.Beaut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122,138,211.

[8]PORPHYRIOS D.Classicism is Not a Style[M].London:Architectural Design,1982.122,178,256.

作者简介:

黎江波(1993—),男,汉族,浙江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艺术哲学。